

子學易之旨過不在形顯而在隱微學不在旁求而在性命之奧良知非知覺而在虛寂位育非見也而在幽終日危坐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又若一無所得而日訟其過謂種種不可窮詰震于介洗于密退焉如不及邈乎望之如不可見蓋有鬼神莫知而已獨知之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在茲乎念菴以乙酉舉于鄉已丑試春官第一 天子嘉其制策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大哉王言何知人之哲耶天人治安之對其遭際不逮是遠矣授官殿撰未幾以病家居十餘年用舉者起補春坊贊善尋率其僚友

德趙景仁力請 東宮出講讀悉放爲民耕于石澗洞之野囂囂然若將終身焉其學以未發之中爲主寡過爲功自食其力爲富不辱其身爲貴以正俗化鄉身明此學爲業以一夫不得其所爲已任以予爲他山之石而日砥礪之葭玉相倚肝腑相照則夫念菴之必爲君子也非予其誰知之念菴以是年孟冬十有四日屆五十初度予時以軍旅被 召承乏本兵弗獲登堂爲壽乃述其平生大槩而以蘧玉伯例之他日必有知予言爲然者

雙江雜錄卷之三
九
子讀南山有臺之詩而繹其意之所寓蓋言父母斯民者為邦家立太平之基如山之重而不遷無疆無期萬壽足稱焉故樂之而賦是詩非謾焉以相說也是年辛酉孟夏月丁巳為郡侯月泉張先生初度之辰九邑令長相率謁言於予以申其祝頌之私予不能亂以侯之與令均之為父母也一體相成無一而不切於身而况於侯之壽辰生民命脉之延促攸繫而可無一言以頌之乎侯之涖吾吾也于茲三年矣剛介真率務持大體而不屑於委瑣其切於為民真若慈母之於赤子惟之不中其欲故凡政之有不便於民者令得以

以侯而侯之所欲以便于民者令之風行惟恐下之不逮是謂同德相成一體相為用也夫今之稱賢守令者非不知農桑賦役獄訟賑饑戢盜均差祛蠹數者為治之要亦非不如侯之汲汲也而非侯之心也張皇於事為而非其心謂是為父母之政一體之義太平之基未也予嘗稽漢史循吏傳而於農桑學校戢盜裕民均賦清獄其能如今之守令鮮矣然所書一二事至今有耿光何也誠於愛民之心而一無所為者天德也惟德動天惟德懷民故曰樂只君子令德壽豈予故備書為侯頌且以諷諸君務體侯之心為心以基太平以求無

忝於父母無徒張皇於事爲也侯諱某字某別號月泉
越之山陰人由丁未進士水部郎官歷陞今秩云

七

曩予爲御史嘗奉 命點馬南畿事畢歸省先大夫水
雲公先妣鄒大夫人俱以七十逢誕辰時丁亥仲春二
月也雙封偕老古稱稀年而予以 命臣拜舞稱觴頌
聲四合瑤篇爛盈此人生之所深願而會逢其適不亦
至慶幸也歟故當時形諸聲詩不自知其快足有口辟
雷喧簫鼓沸百花風和酒杯香曾聞不以三公換此味
年來只飽嘗之句蓋嘗與士友追論此事爲幸不

凡今日之盛... 予嘗不... 是年春三十

三日爲宋母鍾太安人九十初度其子棘卿先期以例
謁告得 請而歸朝紳自公卿至臺諫百執事盍簪聯
情以類屬文爲獻至引曲江六一之母以譬其盛章章
榮甚矣夫人生以百年爲期九十之壽世固有之徒以
其子之賢不肖卒與草木同腐謝無尺寸可見百歲猶
旦暮也謂是爲壽可乎予聞先正之言母德不彰子之
罪也夫以人子之欲章其親者盍求諸母乎抑亦求諸
已之身也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
守身守之本也身親之遺也守身以事母德章矣望之

以進士起家出宰東吳 天子嘉其治行褒以璽書召
拜監察御史尋封厥考坦菴如其官母封大孺人嶽立
虎躍表見于世爲中外所欽憚至効逆鸞一䟽計關社
稷不在曲突徙薪之下鸞怙寵驕橫每以靖邊擣虜誑
主上領勅兵二萬餘駐邊徼凡四月其虛糜脅勒特其
罪之餘者而密遣私人潛入虜營爲謀叵測邊人以目
部䟽議掣兵至載不奉 命至聞御史䟽乃引兵入關
不特此也望之近論閩帥破冒侈濫之罪俱鑿鑿於國
計有大關鍵朝論黷之至引曲江六一之母爲譬要之
種德有自不誣也安人出恭愍鍾公之裔恭愍以讓節

大理寺丞寥寥百餘年而望之復以 朝工拜大理
不特意其母之壽也乃於豐人有大勸焉邑博介齋陳
某受軒貢某海嶽施某偕諸生謁予言爲稱觴之侑往
予在京師嘗有言壽安人八十而今不厭其複者蓋嘉
望之之所際足以稱孝且以形予之不逮也

八

維茲初夏念七日爲郭母七十誕辰郭母者給諫時望
母也時望縻官守以不及稱觴膝下爲歎予仲子靜與
曾行人濂雅契時望謀所以壽孺人相率乞言於予且
將以慰給諫之歎焉予病暑疏楮墨久之然亦未嘗不

度孝子之歎心而思以慰之也未幾時望轉刑科右諫
奉命冊封琉球琉球自國初入朝貢至今不絕凡國
王嗣立必請命而後行朝廷嘉其忠順每冊封隆
以王者之禮而使臣之往者賜服等上公榮且重矣
而往往以險阻難之時望獨躍然喜曰丈夫生而弧矢
懸何也以示四方萬里之志也乃一奉命使外國倉
皇恐怖而離別可憐之色凄然形諸言面豈所以重
君命哉况吾母以是年孟夏壽躋古稀予方皇皇焉懼
縻及茲幸持節還桑梓王帶麟袍拜舞於慈闈之前江
山焜耀草木芬馥傾動閭里吾永豐前此未有也人生

之榮且幸予樂茲行之所得多矣兼往抵家踰辰再越
月二子者榮時望之歸及其期也述其自幸之詞速予
文以賀之予曰大丈夫當如此也時望其善於壽母者
乎昔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茲謂求孝子於忠臣亦
可也時望忠孝之彘足以彰其母之賢然非賢母又安
能成其子耶諺有之胡茄不結氐胡菽不綻麻言物各
有種也喬松亭亭下有茯苓言標異者其產殊也若孺
人非茯苓喬松乎松百歲而結苓郭氏積德百年乃有
時望豈偶然哉人言時望厚重有常朴忠靡欺克肖其
親壽之徵也立諫垣未一月條陳弭倭之計已又上却

虜之策十餘事咸鑿鑿關大計俱荷 俞音有司奉行
罔敢後茲後也非 帝心之簡在乎無以吾子之長身
玉立鵠峙鸞停迥出人表將使外王載見漢宮威儀而
益信中國之有人翊戴之誠不戒以孚倭琉球之隣也
得無聞風歛退自消其蛇豕之毒乎茲行之所繫重矣
而孺人之壽益彰也

九

傳稱七十爲古稀言壽而至於七十雖古亦稀焉古風
純麗鍾氣最厚民多壽考而乃以七十爲稀何哉言
而德足以稱壽者之爲稀也洪範五福以壽爲

第一以攸好德是蓋不以年爲壽壽以德爲重也予謂
東溪曾翁之壽有足稱者其以是歟是年孟夏某日翁
屆七十初度之辰其子思哲與予仲子儀制郎以兒女
聯姻姪先期戒幣乞言爲壽予重翁之壽卽無思哲之
請且將有言况思哲之請矻矻弗已耶吾邑木棠之曾
出武城曾子之後其居江右也耻仕新莽家避地匿
江右之吉陽鄉居焉事載一統志并吳文正公所記武
城書院及曾氏家藏宋譜歷歷可證顏思孟三氏自宋
元至今世襲爵命田祿里居未之有改獨以魯無曾氏
而宗聖之廟與墓不獲祀於其後人者千有餘歲豈非

昭代一大缺典耶乃曾氏子孫散處江南者若干族族
凡若干人未有一動念履東魯之境卽武城之廟若墓
一致其釋菜除地之敬乃翁與其兄南浦翰博歲一致
之已又出資本率族人商寓於嘉祥曲阜之間未數年
而曾氏之後卽次聚閭勃然興焉適 今上允輔臣之
議 詔天下求曾子後而立之東溪伯仲乃具家世顛
末應詔以請所司慎重其事檄督學憲臣延訪精覈務
求其確而拜汾陽之墓竊已成之緒者又紛然告訐文
移往返動經年歲夫若能定其議者適今殿學少湖徐
先生視學江右躬按夫聖裔實記及吊查各族宋元之

參互考訂無一不足證者益信求豐之曾其爲武
之嫡派無疑上其事于部部請于 上報可於是授質
粹爲翰林五經博士而田祿里居悉照三氏之例又改
三氏學爲四氏學而思哲以弟子補員於其間嗚呼盛
矣夫以武城之祠墓荒丘頽宇過者興悲一旦群子孫
備禮樂烝嘗之盛洋洋乎與三氏並厥功爲誰哉夫驅
馳於四十年之前不靳貲力而求以酬其興繼之志於
四十年之後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如東溪稱古稀不忝
也况以仁義忠信之行個儻豪邁之氣長身玉立鄉評
歸重人皆趨其爲賢聖之後予故畧其細行序其大者

以壽之

十

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所以爲方之器也義以方外矩之著也而其所以爲矩者非外也心之體天然自有之中萬物皆備其斯以爲矩乎堯舜允執以壽天下萬世孔子七十不踰道高德厚如天地教化無窮如四時學之至壽之極也故堯舜之學非孔子不明孔子之學非子思子不傳中庸一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語再闢混沌重開仁壽之域乎降自秦漢罔幸接踵雖壽弗論也有宋隆興周程二先生迥出常情灼見

極體仁之傳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朱漢氣象而朱子晚年深悔幸負汗出浹背一脉如綫也 國朝稱理學者亦多矣惟白沙陳公陽明王公獨領其要涵養本原之學燦然復明而知白沙者鮮矣惟陽明之學盛行於江右而莫盛於安福安福惟三舍劉氏爲獨盛予友兩峯子與其族彥如獅泉別駕梅園縣令號稱三傑爲一家一邑之倡厥功懋矣兩峯篤信陽明如七十子之服孔子然其持論與予不相入者二十年嘉靖丁未予以橫語被逮時兩峯館穀予家行李諸凡皆其經理罄揭業資僅五十金兩峯惻然歎曰傷哉

貧也送予至南浦別至於泣下而予未嘗有幾微見兩
峯退而追歎者再四謂未諱之中可以蒙大難而決死
生也如此夫於是盡祛其逐外之見致虛守寂退乎其
藏之密淵乎靜深之莫測其際乃離所居數百步外別
營一齋環堵蕭然布衣蔬食晏如也而於世情外慕無
分毫介於胸中蓋超乎歲月久近之外而於夫子不踰
之矩卓乎其有見矣先生忠信廉介得之天性少習舉
子業負時名督學徵其文行優以廩餼已聞陽明之學
盡棄其學而學焉督學至強之復學堅不出至少湖始
至一見疆之貢長揖而退其在王門謂非頽閔之徒

先生以是年五月初七日偕七十初度求豐學士舊
先生之教如從子靜企嘗受業及門如槩等相率徵予
言以賀知先生者莫如予也是宜予之有言也

十一

七十稱古稀何哉言古者亦稀也夫上古多壽考而以
七十爲稀有又何哉以七十而德足以稱其壽者稀也
夫德足以稱其壽在古丈夫猶不多見而况於婦人女
子乎蓋婦主陰教故有惡非婦也有善亦非婦也易曰
中饋無遂妻道無成其有所遂而成之者毋以子賢也
故仲尼不生於元氣伊尹不生於空桑稷之生也豈真

巨人跡履而有哉言有母也嘉靖庚戌暮商之月廿有二日爲陳母太孺人七十懸帨之辰是年孺人之子陳生履旋成進士寓京師以不及登堂拜壽爲恨乃謁文太史氏洞山尹公尹公之言重天下故凡同年進士合敬而同愛者咸撰文分詠贊而祝之進士製冠鞋錦綺構海陸珍味戒家從馳數千里歸以爲壽且勒書幣索余言以道其望雲不寐之懷余曰孝哉進士之心可以言不匱矣乎至期邑之大夫士又相率踵予門曰進士先生弟子也知弟子者莫若師故章述陳母之壽其真如先生余曰是誠在我也進士之從予學也有年

贈左子

九江郡博南周左子奉巡院騶山陳公之命辱予于山中左子以教爲職者乃問教予曰其惟學乎自夫天下之不知學以爲教也而徒以言訟之於是乎天下紛然訟而猶自以爲教者若予亦然也予往見子弟之不肖者亦教之以孝弟也乃未見其孝弟也且襲予孝弟之言日以教其子弟其子弟者亦未見其孝弟也且犯上

作亂侵侵矣予於是憂之反之知予之所以爲教者言也非學也予於是乎學之致吾良知於子臣弟友之間俛焉而不敢不盡而未嘗徒以訟吾之子弟也而吾之子若弟者日觀焉興焉雖未見其能孝弟也而亦自知其歉於孝弟而未嘗如昔焉者襲予之訟以訟其子弟也其子弟者日觀焉興焉雖未見其能孝弟也而犯上作亂者或寡矣予於是知天下之訟至今爲紛者無亦教之使然乎而非學以爲教也誠使予之於學也如舜焉無一毫之不盡又安知予之子弟不蒸蒸又爲舜之

又安知予之不可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乎

余未見其有子弟之言訥而不辯行慤而不靡學至孝焉如不及見流輩始如卑鄙之行輒感然不自安曰得無重辱義方之訓乎厥考朴菴先生以儒術世其家長者之行邑人歸德進士之學於鄉也未幾而先生蚤世孺人卒以過哀喪明進士每道及輒淚下津津然自恨不肖無足以塞母之悲也孺人之冢孫婦余從子之女也比歸寧予嘗質孺人起居女曰賢哉太母幸而安食不擇味衣澣濯不極敝不更足不履閭外地終日若瘖啞人然遇極不當意事未嘗作噫嗚聲故詬詈之言不及臧獲近得進士報乃喜而悲曰恨吾亡人不及見

也而重戒吾姑息無少事侈靡以壞御史公家法且貽
亡人之戚也夫進士之言居常肝膈之要而余孫所述
數事又皆女子無事脩飭之詞合而觀之雖古之賢母
貞靜簡默維德之行亦不是過即謂孺人爲古稀非歟
夫無成而有終无所遂而利女貞無善無惡德之備也
享遐福而臻上壽謂不有所自哉進士登第後凡三致
書於余他無所及惟矻矻以不學爲悔夫嚮學之志不
少有所得遽沮進而上之孰得而禦之耶進而賢焉孺
人固賢人母也賢而聖焉固聖人母也他日祝而頌之
者當有信余之言采之爲孺人實錄孝子不匱之心

予淺之爲教學焉願之而未能也予於其終知
舜不可及而教萬世無窮者其在茲乎左子故予門人
予恐其襲予之訟也故以是勉之

括言

嘉靖丁酉夏予以病移居翠微山中者數月一日坐者
友劉中山床中山子撫予背而問之曰近日之學何如
予口不睹不聞者其則也戒懼者其功也不關道理不
屬意念無而神有而化其殆天地之心位育由之以命
焉者也曰若然則四端於我擴而充之者非耶曰感而
遂通者神也未之或知者也知此者謂之助長忘此者

謂之無爲擴充云者蓋亦自其未發者充之以極其量是之爲精義以致用也發而後充離道遠矣曰若是則今之以忘與不知爲宗者是耶曰其老佛之緒餘乎彼蓋有見於不睹不聞而忌言乎戒懼謂戒懼爲不睹不聞累也於是宗忘宗不知焉夫以戒懼爲累者是戒懼而涉於睹聞其爲本體之累固也惡足以語不睹不聞之戒懼哉越明年戊戌彭山季子卽廬陵所立懷德祠以祀吾陽明先生者卜是年三月十有八日舉春祭約同志會以相之時子與東廓鄒子暨伍南溪郭松崖甘蓮坪王兩厓魯華山諸君子如期以至祀事畢因舉以是始可以言錫類矣

十二

嘉靖十六年春正月廿一日爲族母姚孺人九十懸輓之辰厥冢嗣都秀甫徵予言爲壽都秀於予爲族弟兄情義維密休戚相關故於母之壽有不容恣然無言况以母壽九十古人稱耄而不耄况不耄而有足稱者乎又况懇懇於予言篤於其親如都秀甫者乎即此可以觀人子矣知人子亦可以觀於其親也夫九十上壽也壽於諸福爲先人生而九十者千之一九十而有子得免於饑寒勞苦者萬之一有子而賢養之以安黃耆給

背怡然於桑榆之景者億之一予往見西隣有富人者其母九十也日惟與租丁息夫較鮮夥織巨於毫忽之間暇則淫朋讒客相宴嬉以自娛膳不視安否不知出入不面視其母爲家之長物若是者壽何有哉多男子猶獨也予見東隣有寡人者其母九十也瓶無宿儲體無完布終歲勤動不得具甘旨爲一朝之養其不忍散而之四方者以有母在而母亦以朝夕累其子不早殞謝爲恨也若是者百年不逮於一飽即有子不得而子也是二人之母俱九十也而遭其子之愚與不幸如此

齊之壽子即壽也其於母之壽也

正焉東郭子曰此中庸之學也其於致知格物得無有同異乎予曰一而已矣致知者充極吾良知本體之量而不使少有一毫闕蔽於其中致中也格物者因物付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也然功在致知而於格物一聽吾良知自然之妙用而無所用其知焉彼以忘與不知爲宗者夫固有見於是也而乃弁戒懼而忘之則失矣東郭子曰格物之說子亦有異聞乎予曰言猶在耳子何敢忘子嘗論格物以致吾之知也然道理意念相爲倚伏陰流密陷於義襲助長之病而猶自以爲格致之實功也於是求諸心而不得而以意逆之竊有見

於知者意之體也物者意之用也致知乃所以格物而非格物不足以言知之致也致知者猶之精吾之權度也格物者猶之挈矩以待天下之輕重長短而天下之輕重長短皆於是乎取則故二氏之學權度精矣而乃以輕重長短爲障一切斷除而寂滅之要其所謂精者亦未也五伯之學其於輕重長短日總總焉稱量之惟謹而不知自吾之權度以求精故其所謂輕重長短適以貿亂乎古今天下之定則是固儒釋之辯王伯之分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幾亦微矣東廓子曰學固如是也乃謂物爲自失之月無所用其功者終於言有矣

子而賢賢而富不如西隣貧不至東隣如吾族母者非億人之一壽而有足稱者乎孺人五十而失所天繼乃蚤喪其仲子膝下有孤寡之累又繼而遭兵燹又繼而爲外侮所寇而庭闕詩禮庶蕃生殖紡績織紉猶能爲諸婦之倡陰庇潛植子孫鼎鼎日成立曾秋毫非母之力乎又得冢嗣如吾兄都秀甫者求貞母訓綽應庶務一當千夫雖患難叢逆蹟而益奮未嘗作皺眉狀乃率其子姓以養其親日以鷄豚之逮爲快故壽而非難也壽而有所享者爲難壽而有子者非幸也有子孫之賢而能養者爲幸難哉幸也億人之一如母者是誠有

足稱者乎是誠有足稱者乎予故爲之壽且以諷西隣
之愚矜東隣之不幸歟

十三

古八十曰耄九十曰耄百年曰頤期稱上壽也是可以
強而致哉世固有不強而致者乃老無善狀一可稱求
士君子片言之與不可得况多士翩翩肅書戒幣塵千
里之使徵文于京師以相慶耶是亦有不可強而致
者西郭張翁朝俊以癸丑九月十三日屆八十懸弧之
辰庠生程士瞻丁秀夫曾時宗徐汝儀輩謁予言爲翁
壽以予伯子舊善西郭也時虜酋方垂涎畿輔勒其

適柱公輔持卷素書公輔方有志
乃之近所見因以請正公輔當有以翼我也

山中答問

督學敬所王先生者敏而好學不耻下問其殆無愧於
孔文子之文乎先生聰明盖世弱冠取高第年幾疆仕
仕至大夫乃歆然自視皇皇焉日以問學爲事如求亡
子於路焉此其志何如哉一日介其門人徐生枉予于
山中予笑曰先生誤矣鄙何足與議哉昔人有求亡子
於道路者或行或止靡人弗詢詢踰歲靡所得乃邂逅
一瞽翁亦就而詢之焉翁曰若不識子之爲瞽耶曰子

固知翁之瞽也。瞽無見也，不無聞乎？翁曰：聞則有之矣。前二百里外，昨予度深山，依茅菴，息焉。菴有老媪，撫一乞兒子，舖而歎曰：是儂家種子，乃暴棄弗收，傷哉！求者匍匐兼程，窮日之力，物色其處得焉，叩其故，兒曰：褻爲恠術，方上人誘引至此，出太遠而失所歸，父子相抱持以泣。泣已，再拜謝老媪，循故道返焉。後卒以亡子昌大，其家世諺謂：千聞不如一見，乃見不如聞，又何哉！先生得無以予爲瞽而疑其或有所聞耶？邇來四方之士，以良知爲學者，聚論如訟，徒知求其良於所知所覺之事，而失養乎能知能覺之體，能知能覺之體，谷之神也。公

類二十萬騎，薄紫荆，余奉

命遣將督兵往驅之，亦

比宵遯羽，書解嚴始暇，及文事已踰期，爲是年仲冬朔矣。予嘗聞吾伯子五嶽封君云：西郭七歲而孤，母少寡，艱危，斃子孰謂張氏有今日哉！不十餘年，昆季卓然，咸有立孝養友愛脩家庭之行，而益振其先業，性好剛而嫉惡，見宗鄙子弟有不當心者，輒攘忿，往往以此招尤。悔伯子嘗折之，則又唯唯承服，不少逆。他日過予，歎曰：自封君下世，吾儕不復聞責善之言，色慘慘若悲焉。夫孝友而服善士行也，一有之已足，穉况有之，而三者備耶？諸士翩翩相與親而壽之，非過也。翁起家至數千金。

樹貞訓堂于郭之西以昭母德遂號西郭志不忘也子孫衆而多賢其績學而有待者冢孫也蒼顏白髮頽乎其間而詩書禮樂之士雲集於一堂豐人以耄耄稱者多矣幾何其能翁之盛也作壽序

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老子祖述黃帝之說以凌跨百代吾天子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二語承之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夫不睹不聞未發之中也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其幾在我其尊無對超然於萬物之表而實主宰乎萬物是謂天下之大本也戒懼所以立本本立而和生焉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堯舜所以開萬世之太平也後世不知不睹不聞之爲中也而索之眇冥不知中之爲獨也而別求知覺不知戒懼爲性體之自然而反詆其爲困人之微墨不知良知之爲虛靈也而以知覺之能辯乎是非善惡者之爲

良而致之要其所至不過行仁義而襲焉者也義襲之見作而允執之學亡先生所以好問不已者無亦惜亡子之爲種子惻焉深憂是故皇皇然求之如弗及也

荅青田今李邦正問獨

青田今李邦正問獨於予夫旣曰獨予又安得遽以語諸人哉然中庸則已歟其蘊矣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程子曰不睹不聞便是未發
之中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精而明小而辨尊
而無對天下之大本也戒懼所以存之存存而不已則
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陽明先生云聖人到位天地育
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養來邦正出宰百
一邑之師帥而一邑之天地萬物由我而位育之責亦
重矣混於衆人之中而超乎天地萬物之上謂之爲獨
也固宜

書董明建就選北上卷後

學與仕一也然不學而仕者有之夫子所以惡夫佞而
喜漆雕開之篤於自信也董明建上京謁選予友明水
嘗揭蘊以告之茲復持此以索余言予何言哉是在明
建自信其學與否也學足以自信而真能不失其本心
則天真流動可以貫金石感鬼神孚禽獸草木而况於

人乎獲上治民本於誠身此孔門傳授家法也予不能
有加於明水格論之上姑就其粗且近者言之而願吾
子之自信也

夫子像贊

夫子像古今推吳備所繪者爲逼真豹每出輒奉以俱
郡齋暇日復令畫工搨之石欲別爲像贊以傳竟日不
能加一語乃繹諸經傳所載有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
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有曰仲尼袒述堯舜憲章文武
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
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有曰孔子道高如天

厚如地教化無窮如四時有曰大哉至君君臣臣
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太極合德
神道並行乎有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
升也有曰夫子賢於堯舜有曰孔子集大成又有曰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夫參也賜也子也若也思
也軻也敦頤也通也皆智足以知聖人於喁至矣盡矣
愚故述之爲像贊云

陳子策父母像贊

予見夫今人巧僞以相使也而思乎公之拙畧予見夫
今人險薄以相傾也而思乎公之純朴不絢惟素不雕

惟璞心遊乎羲皇之時分足乎巢由之樂其人逝矣遐
哉以邈嗚呼遺像在堂九原不作彼巧僞險薄者日戕
其生兮其誰以覺

正位乎內也予不可得而知也而見其家人者雍雍以
肅義方之教也予不可得而知也而見其子孫者烝烝
以淑故其婦儀母道夫人能頌其賢而懿範慈顏子孫
者重之刻木嗚呼脫輻反目其何能毅惟孺人之恭順
兮是宜求乎多福

戴明溥像贊

此像為誰子友梅泉戴明溥也從容乎禮法之場

書之辭言混天冠衣冠有楚混

水之古人其諧觀中山之伍歟

世光字說

念菴先生筮吉以是年中秋前一日冠其子世光命予
為世光字世光子之館甥也予不字其誰字之乃字之
曰以昭易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言成已也以已之昭昭
使入之昭昭言成物也成已成物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昭之至也夫子傳晉之象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
柔進而上行用之彰也厥彰微章以時非本於昭之
自我乎是故青天白日其心也高山大川其行也和風

甘雨其氣也龍翔虎躍其變化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其器也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其學也昭之時義大矣哉
不昭而能世其光者鮮矣無忝爾祖承考用譽吾於世
光有厚望焉

物占識

嘉靖二十一年河東饑甚予乃散廩給糜其壯而有力
者賑之于役役者萬人蓋浚城之隍以備虜也卜以二
月初七日告神啓土乃啓土得石枕一鐵鞭一銅鏡一
俱古制枕面有文云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役者馳
而告曰神哉威而明安枕之兆也是年虜果不犯

予故識之以昭鬼神之貺

雄劍銘

百鍊惟剛六龍惟光威而不怒矯哉之強噫銛耶鈍耶
時也用則揚舍則藏

雌劍銘

咨爾干將衛我八尺韜之龍翔奮之雷虢噫小人佩之
凶君子服之吉

楮刀銘

守之以鈍裁之以義不刺不鑽是謂藏器

鏡銘

鏡銘

汝昭汝明我貞我彤貞則明明則貞

項索銘

嗟爾項胡畀爾強胡教爾行行乃黑索是尚無抑之而使降歟善降者必善仰噫身可降志不可喪

手扭銘

嗟爾手胡爲乎糾糾胡掣我肘爲傍觀醜無以爾爲不善取歟善取者必善授噫形可醜志不可疚

脚鏹銘

嗟爾足胡爲乎縮縮進退維谷爲父母僂無以爾爲不善趨歟善趨者必善嚮意身可僂志不可辱

硯銘

辰陶泓與陳玄毛穎指生同有事於文房結爲四友
然陶最長玄非陶不羨毛非陶不滋楮非陶不顯陶出
晉處士陶潛之後安靜堅確傳世最久視三子者雖脩
短不齊其於文事可謂同心相濟者與

二

鉄面坦心天錫玄圭胥磨胥盪弗磷弗緇馬肝龍壁無
翰端溪余故銘之以詔墨師

始定軒銘

嘉靖丁未總督兩廣軍務友人張淨峯寄予峒板四

片庚申二月晦日仲子靜爲予斲而成關子喜而題
曰始定軒仍銘之云

合抱寸朽豈云完木老戒靡終其何能淑啓予手啓予
足木若以美庶幾不辱

雙江聶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江暉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禮部儀制司郎中從子

朱豐今後學蘄春吳鳳瑞校刻

雜著即困辨錄

辯中

允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

此堯舜禹授命之詞萬世心學之源其肇於此乎人
心道心皆自其所發者言之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



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感應流行一本乎道心之發而不雜之以人爲曰精真常不雜曰一中是道心的本體有未發之中便有發而中節之和和即道心也天理流行自然中節動以天也故曰微人心云者只纖毫不從天理自然發出便是動以人動以人便是妄故曰危今人乍見孺子入井一段二心可槩見自夫中之爲義不明允執之旨流而爲義襲之學子思子憂人心之日危也於是作中庸以明其祖述之原學者須從此處體識得明瑩則二氏五霸百家之學自有斷例中是真正主涵允執是工夫歸結處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不與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首章是精一執中的傳註不必更著一字爲訓血脉貫通語意精備夫上帝降衷于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即命命即性也率其性之自然發無不中性即道也堯舜性之也氣拘物蔽道有所失脩而

復之而後教立焉道即教也湯武反之也戒謹恐懼
堯舜湯武之兢兢祇畏是也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
中常存此體便是戒懼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
測之神睹聞何有哉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
莫見莫顯誠之不可掩也慎獨云者言戒謹恐懼非
他人所能與退藏於密鬼神莫窺其際是獨也喜怒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寂然不動
萬物皆備天之性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命由此
立道由此出萬化之原也感而遂通自然中節猶太
和之流行也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

思誠而夫婦之思不肯可以與知能行性之欲
天地位萬物育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一身驗之
以至於天下國家無不然三聖相授守一道也故曰
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

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故聖人立教俾人
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矣

過與不及皆惡也中也者和也言中即和也致中而
和出焉故曰至其中而已矣又曰中焉止矣○龜山
先生倡道東南從之遊者甚衆語其精思力踐任重
詣極惟羅仲素一人先生講論之暇危坐終日以體

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作何氣象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又之而益知夫天下之本真有在於是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洞然自然中節○李先生門下教人大抵於靜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則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是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以至若存若亡不得盡心於此畢竟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恩每一念及未嘗不流汗沾衣也○未發之中本體自然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此是日用

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處觀之有所以察其端倪動以致夫擴充之功一有不中則心之爲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每以敬而無失爲言敬而無失便是中又曰不如且只道敬能敬則自知此矣去以事言之雖有動靜之殊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初無間斷而常王夫靜焉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止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常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多急躁浮露無復聖賢渾厚雍容氣象所見之差其病一至於此不可以

不審也○以上三段是朱子語錄中悟後定論看來
精一執中之學周程授受渾只是此家法不三四傳
而此意寔微天地之心或幾乎息而生民之命日以
蹙矣尚何以望太平之端哉○龜山一派每言靜中
體認又言平日涵養只此四字便見吾儒真下手處
考亭之悔以誤認此心作已發此尤明白直指而近
世忽畧不復究三先生語意至誣考亭爲俗學可謂
不知量也○或問中則和生而位育以之何也蓋未
發之中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千聖之絕
學故執中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

太平

絕學

三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

未發之中上卷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
只在謹獨中是天德和是王道故曰苟非至德至
不凝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脩德之功也或問發而中
節節何在也蓋節者則也猶節拍也吾心自然之權
度一毫人力與不得順其本體之自然者應之便是
發而未發過而不過動而無動節之謂也故曰道心
惟微也稍涉人爲聲臭畢露其則爽矣○又問喪予
之哭不知爲慟節何在也惟不知爲慟而後可以語
節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此天則也非天下之至神

其孰能與於此自精一之秘不傳泥情以求節逐物以執中而未發之旨且以淪胥人心危矣○或問戒謹恐懼四字壓得太重初學多爲所困何也蓋今之學者氣輕質柔不耐持久纔說戒懼便已畏縮不知乾乾惕厲周公亦本乾九三性體而言蓋性體本自戒懼也才頹惰便失性體易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也自生知安行以下皆然既曰戒懼又曰不睹聞則戒懼不著於有不睹聞亦不著於無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用之不勤綿綿若存此丹火侯而用之發病醫家亦有過劑之戒程子云

常令者便是戒懼○或謂易言密言寂言虛而不言獨何也曰四者同出而其名也易故言之矣如獨復曰獨立曰獨行非言獨乎蓋自我有之自我止之小而辯精而明尊而無對獨之謂也非天下之至一其孰能與於此根極領要睹聞俱泯而機緘之妙鬼神莫窺其際密之謂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默識靜專龍蟄淵沉靈明內蘊神妙萬物寂之謂也非天下之至止其孰能與於此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其淵其天而空洞之體其受命也如響虛之謂

也非天下之至大其孰能與於此是四者同出而異
名均之爲未發之中也虛寂言湛一之體密獨言歸
止之奧致虛極守靜篤藏之秘慎之至聖人所以立
人極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易之爲道不既深乎○或
問未發之中爲靜乎蓋靜而常主夫動也戒謹恐懼
爲動乎蓋動而常求夫靜也然則孰爲動孰爲靜蓋
動靜者時也若言其勢之相資則動有資於靜靜常
發而爲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
能發散尺蠖不屈不能伸龍蛇不蟄不能奮故三代
之易夏首連山商首歸藏周易首乾而爻先潛龍

琴之學其揆一也佛氏以無生爲體戒定生慧偈云
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道經云生者生矣而所以
生生者未常生化者化矣而所以化化者未嘗化又
曰常寂常應貞常得性其言皆未可輕視也○或言
赤子之心不可以言中者以其動靜無常似非寂然
不動之體然無營欲智巧之私則亦不遠乎中也其
謂求中於未發之前則可而遂以未發之前爲中則
不可者先儒之意得無以中涉事爲不可以語人生
而靜以上之體乎然非子思之所謂中也蓋中者天
然自有不著聲臭未發之前本體寂然中涵太虛是

則靜爲動根坤之所以爲復也及其發而中節不犯人爲是則動根於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復從艮起故曰艮以止之帝出乎震帝者心之主宰一念之動帝之出也不止安有出出而未嘗離其所止○或問思爲靜乎蓋思者心之運既曰運則動矣然思敬思誠儼若思思無邪之類則動而無動而常主夫靜也故凡用功似屬乎動而用功的主腦却是靜根然則何思何慮無思無爲又何謂也此主感應言也感應者神化也纔涉思議便是憧憧如憧憧則入於私矣其去夫

退藏之密意取以神明其行以立感應之本也

曰思則得之○不起不滅者心之體萬起萬滅者心之用然體常存乎起滅之中非別有一物限於一處也雖非別有一物限於一處實則未常起滅也悟之不離當處迷之追尋無跡起滅猶戶之闔闢不起滅猶闔闢之樞執中之學執其樞而已矣周子之詩曰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闔闢從方便乾坤在此間自掩常關常寂常止也開闔從方便常應常順而已無所與也○人自嬰兒以至於老死雖有動靜語默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氣主之也而立人極者

常主夫靜何也蓋靜則無欲而大本立雖糾紛錯雜而不失其本然之則發而不發配義與道也是故君子之學要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學斯至矣○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至靜無感性之淵源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動則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亦自其發者言之無欲故靜發而未發也無欲便是不睹聞通書首篇是學問原頭要會得聖人所以合德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何所自○所謂定

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無事虛明太公順應渾是未發氣象佛氏有內迷不着空外迷不着相亦幾於兩忘之論蓋着相之迷人皆知之而着空之迷知者鮮矣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何等真正切實工夫而後知在彼者語彌近理亦不出吾範圍之內佛氏之徒乃謂儒者之學得其精之緒餘不幾

於竊人之有而復訶其主耶○或問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曰均之爲寡欲也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久則內外齊莊自無不靜若入頭便主靜惟上根者能之蓋天資明健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於厭棄事物賺入別樣蹊徑是在學者頗其天資力量而慎擇所由也近時有名爲講學而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靜爲禪學主敬爲迂學而名梁呼號坐作語默一隨其意之所便無所顧忌而名爲自得衰哉○或問佛經云屏息萬緣一念不生曰

不着性離諸法相又云能所俱泯凡聖情忘若是則吾儒不睹不聞之學同乎曰同而異也吾儒之寂將以神天下之感彼則忽然無情至於冤親平等一無所愛憎取舍而自同於草木瓦石也不幾於寂而枯者乎又問道經云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名又曰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若是將同乎曰同而異也吾儒之虛將以效天之動而彼則嘻然寡情至於芻狗萬物一切簡棄厭薄流而爲申韓之慘刻也不幾於虛而忍者乎然則與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又柯如曰同而異也聖人以天地

萬物爲一體疾痛疴癢皆切於身一隨其感應自然之機而順應之其曰無情特言其所過者化無所凝滯留礙云爾若枯忍斯逆矣謂順應可乎無情二字是佛老自家招認的供詞而明道先生自私自利四字却是無情的斷案毫釐千里之差非真知二氏之蘊者不免虛喝而嫚罵也

詩云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然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云秦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末章反覆詠歎以足首章之意曰闇然曰淡簡溫曰近曰自曰潛伏曰人之所不見曰不言不動曰不賞不怒曰不顯篤恭曰不大聲色曰如毛曰無聲

無臭他如溥博淵泉皜皜淵淵之類皆是形容
未發氣象欲人識取真正面目而入頭下手便有實
地可據而所謂不睹不聞曰隱曰微曰獨者不墮於
想像之渺茫其餘不厭而文且理焉之類又是形容
其顯見日章之實致中之學至是則性天德命天理
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道之不行也我
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不曰爲道而曰爲德蓋未發之中天德也無聲無

又何也或失則過或失則不及
外乎知愚賢不肖四者而已賢知者好高欲速每不
屑乎戒懼是過之也愚不肖者昏昧因循又不知所
以戒懼是不及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鮮能之
久爲是故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君子
無終食之間違仁道不可須臾離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
忌憚也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時不然故曰時中無忌憚者

戒懼之反故曰小人反中庸小人是愚不肖中一個
雄傑有才的故能侈然自放而反乎中庸若愚不肖
之不及只是昏弱不爲耳時中便是時習便是不須
更離註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以
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云云別是一意處中
之中亦着在事上看非指未幾者言此等處却須
體認○或問學從何所始乎從河圖始也天不愛道
而河出圖河出圖而道始顯於人而人於是乎有學
也圖從中起何也非中則天地亦無所始故曰易
太極是生靈儀邵子之詩亦曰天向一中分造化

從心上起經綸天與人一也圖中數五何也中涵
虛五性具焉蓋五者數之祖也天數五地數五天曰
五星地曰五嶽氣曰五氣性曰五性倫曰五倫曰
音曰五色曰五味象數理氣非五不備所以成變化
而行鬼神也然則堯舜之執中是即河圖之中乎自
有天地只有此中更無別中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學以希天也河圖也者其學問之源文字之
祖鬼神之奧伏羲堯舜之師乎若是則戒懼又何所
始也蓋戒懼者性體之良能健之爲也成變化而行
鬼神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與於比小人之無忌憚

自絕於天者也

辯易

☵夏首連山○艮

夏尚忠故其學尚艮純一未發渾然無跡蓋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陰陽有淑慝之分上下有消長之機欲以理勝人以天定又兩山連亘屹然不動艮之象也艮體篤實有三義自修德言之爲凝畜自復命言之爲歸宿自過言之爲止畜故曰艮以止之又曰終萬物始萬物之盛乎艮艮之時義大矣哉君子以寂然不動立人極焉遏惡於未萌善於未

以是傳之禹其精一之心乎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

皆無思無欲其不睹不聞之地乎於止知其所止則廓然太公內焉忘夫有我之私故內不見已外焉天地萬物皆我也故外不見人凡體皆動惟背爲止然五臟非背不附而百體之津潤以之靜以制動也時止時行者常寂常感常應常止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故曰光明何咎之有

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

無思無欲至善之地知止者止乎此也止乎此而後
謂之知止定靜安最好體認未發氣象定言其不惑
見之的也靜言其不動養之密也安言其常又不易
守之固也慮言其明覺自然無所作也凡天下之言
安者莫如山言定靜者亦莫如山山體虛故能與澤
通氣爲雲雨以潤澤天下故天下之言有者皆生於
虛言動者皆生於靜言感者皆生於寂八卦之象
矣故聖人立象以盡意而得象者可以忘言程子
讀一部華嚴經不如只看一艮卦旨哉
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之所值不同。然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
定便是思不出其位。文王緝熙敬止。而君臣父子
下四旁各得其所止。是謂不出。故曰艮其止止且
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故无咎。

三商首歸藏○坤

商尚質故其學尚坤收斂歸藏性情之實蓋坤六畫
皆偶上下皆坤虛之極靜之至順之純也虛者藏之
量靜者藏之體順者藏之機博也厚也其象爲地載
華嶽而不重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故曰養萬物
者莫善乎坤又曰坤以藏之又曰致爻乎坤言萬物

爲坤所役歸而藏之養之道也君子以洗心退藏於
密身備萬物而退然不居悉有衆善而容貌若愚
虛守寂而未幾坤道其順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
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乘龍御天便是旋乾轉坤的手段無不可爲之時

不可乘之地無不可化之人坤則天下之至順

有不可爲故相時地有不可居故辟地人有不可犯
故因人隨時順勢和順於道德而一無所強是謂
以簡能善藏其

僅得乎乾之半故先後義利西南東北之不同有力
此大抵黃老之學得之坤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靜虛而順之至者地之无疆也因時順勢和順於
德而無所作爲以害之是謂安貞以應乎地也有一
毫出位之思非分之願便不可以言安貞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其得安貞之吉乎故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龍戰
而血湯之慚武之未盡善歟稱龍稱血所以立萬世
君臣之防嚴履霜堅冰之戒微矣哉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德方

藏動剛於至柔運德方於至靜不睹不聞而莫顯莫見者寓焉乘天時行順帝之則坤之所以爲坤乎傳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此意當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本體自然曰直物各得宜曰方敬則私意無所容而大本立義則發中

而道行内直則外無不方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以方則不疑其所行地道光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故曰不孤言其盛大而光明也程子曰釋氏敬以直内則有之而無義以方外既無義以方外要之敬以直内亦不是敬義立而德不孤儒釋之辯也内直便是未發之中直方是本體敬義是工夫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盖言謹也

天下無道咎足以召禍而譽尤足以召禍故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者皆譽之所致唯影影具幽過譽

不著然後可以言括囊之謹不易乎世入乎名龍之所以爲潛也

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正位居體黃中通理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言中德蘊於內通理言感而遂通事得其理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美之至也黃是中色仙家有黃庭黃婆之喻本體本色也

用六利未貞

六者陰之變數利未貞者變而不失其常順而健也其有戒於上六之戰乎理欲交而敗俱傷人

危而道心微變而失其常者也南第之放牧野之豈湯武之幸哉視泰伯之讓文王之事慚德多矣坤之卦爻只是玩味得順義明日便學有得力處○至靜之時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者自在是即純坤不爲無陽之象星家以五行絕處便是胎元亦此意若論復卦則宜以有所知覺者當之蓋以涉於事矣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夫天心無改移未發者未嘗發也一陽初動乃平坦之好惡太熾玄酒淡而和也未發氣象猶可想見靜中養出端倪令之日出火燭

非坤之靜翕歸藏役而養之則不全之身 一 種而
生哉知復之由於坤則知善端之萌未有不由於靜
養也程子曰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陽明先生之詩
曰靜後始知羣動妄

周易首乾○乾

周尚文故其學尚乾顯見形著天下文明健之爲也
乾六畫皆奇上下皆乾陽之純健之至以言其質則
實以言其體則健健則不息實則不貳以體天地之
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其惟不貳不息乎
其象爲天萬物望焉故曰乾以君之又曰戰乎乾

萬物之生長收藏往來屈伸之不已猶兵之進退
合惟將是命戰而懼也故易之卦爻凡言戒懼者必
本其體德之健或不足於健而戒之故曰健而無息
之謂乾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維此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謂乾乾故希天之學君
子以自強不息懈怠一生便是自暴自棄便是懦者
其爲人下而不辭物之純陽而至健者莫如龍乃能
飛潛見惕變化無爲其次惟仙學亦得此意故長生
久視冲舉不測丹經謂仙是純陽 一 占 合 氣 著 不 得

又云純陽丹也自強不息金也矢止一而矢聖學之本於乾也

初六潛龍勿用

乾爻之初猶是人生而靜的本體明健靈覺純一未發其猶龍乎養之未克而遽用之則無以立大本而行達道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隱而未見行而未成猶龍蟄於地勢重陰之下所以豫養其飛奮之身而後其力全其化神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大哉乾乎剛健

正純粹精

乾是天命之性二極之道也故曰大哉剛健者天之體中正者性之德純者體之全粹者德之備精則無聲無臭也非天下之至健則無以運乎四德非天下之至精則無以主乎萬物其精矣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本無極也本養之中心其精矣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健之至也四德備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出此出可以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